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文库

SHIRLEY

谢利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徐望藩 邱顺林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文库

谢 利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徐望藩 邱顺林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利 / (英) 勃朗特 (Bronte, C.) 著 ; 徐望藩, 邱顺林译.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402-2349-6

I. ①谢… II. ①勃… ②徐… ③邱…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760 号

谢 利

作 者 [英]夏洛蒂·勃朗特

译 者 徐望藩 邱顺林

责任编辑 张红梅 李满意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21.5

字 数 51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我们最为熟悉的的就是《简·爱》。《谢利》是继《简·爱》出版两年后问世的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出版后不久，就着手写《谢利》，于1849年9月10日写毕交出版社，同年10月26日出版。

夏洛蒂的父亲据说年轻时曾做过铁匠和织工。他在1806年取得了学位，受了圣职，1809年到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沃斯任副牧师，就此在那里定居下来。作家的父母都有一定的文学才能，这使得这个贫寒的家庭充满文学气氛，而且对作家三姊妹以后的文学成就有了很大的影响。

哈沃斯在约克郡的西区，这是个穷困的农村，但是境内河流纵横，到处都是羊群，拥有纺织业所必需的羊毛和水，成为英国纺织业的发源地。十八世纪末，纺织业逐渐采用水力纺织机，纺织厂大多迁至靠近河谷的地方。1812年，由于各纺织厂普遍采用水力纺织机，织工害怕失业，纷纷自发地起来捣毁机器、厂房，袭击厂主住宅。汹涌澎湃的卢德运动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潮。

夏洛蒂·勃朗特出生时，正是拿破仑彻底垮台后不久，英国工商业获得复苏，纺织业更加普遍采用新机器，加速生产，扩大市场，西区不断涌现出富有的纺织业主。与此同时，由于这些新兴资产阶级要教育自己的子女，社会上需要成批的家庭教师。对这种新兴的、受歧视的职业，夏洛蒂·勃朗特有过的痛苦经历，因此，

这种家庭教师的生活都先后出现于《简·爱》和《谢利》中。

作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本书出版前 37 年的一些真实情况，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约克郡的风光、习俗、人物，再现了当时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谢利》洋溢着英国北方的浓郁的地方气息，真切动人，为作者继《简·爱》之后，进一步奠定了自己的声誉。

《谢利》的故事发生于 1812 年，作者一开始有点夸张地写道：“读罢这段开场白，如果你以为即将上演的是一出传奇浪漫戏，亲爱的读者，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想看看多愁善感的角色、诗情画意的场景、虚无缥缈的境界吗？你要尝尝情欲冲动、兴奋刺激、大事渲染的滋味吗？读者，请不要有过高的奢望，我可不打算吊你的胃口。在你面前展现的只是一些真切感人、冷静达观、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星期一早晨工薪族一觉醒来意识到马上起床赶紧上班一样普普通通，平淡无奇。”事实当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谢利》在严峻真切具体地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写了比较曲折的爱情故事。

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已在英国巩固下来了，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阶级日益贫困，群众运动风起云涌，1811 年至 1812 年，约克郡和诺丁汉等地都连续发生捣毁机器事件。当时的首相采取高压手段，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包括捣毁机器在内的群众运动的许多参加者大多被处死。

夏洛蒂·勃朗特在本书中明确地写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我所叙述的时期恰是英国历史上阴霾密布的时期，在不列颠北部各地的历史上更是如此。当时，战火纷飞，整个欧洲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对英国来说，即使不是消沉厌战，也已经因为长期抗战而显得人困马乏——的确，半数英国人已对连年战祸深感厌恶，他们大声

疾呼：不惜代价，换我和平！所谓民族尊严、国家荣誉早已徒有虚名，在许多人眼里分文不值……”

《谢利》一书以作者的妹妹艾米莉为原型，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新女性谢利的形象。故事主要描述了主人公谢利，被叔叔带大的卡罗琳，工厂主罗伯特·穆尔，以及罗伯特·穆尔的弟弟路易斯·穆尔四人之间的爱恨纠葛。

在《谢利》中，夏洛蒂刻画得最精致、最成功，也最栩栩如生的当属谢利·基达尔和卡罗琳·赫尔斯通。卡罗琳从小被父母遗弃，只能依靠冷酷无情的叔叔抚养成人。她代表了千千万万个当时的英国妇女。在某些方面卡罗琳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维多利亚女性；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为慈善机构缝缝补补，学习一些适合女性的技能技巧。她为爱而生活，同样也为爱而死。然而，卡罗琳所遭受的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物，而是一个契诃夫式的人物在身体和心灵上所承受的痛苦。卡罗琳的生活毫无意义，沉闷枯燥，然而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生活中熬过每一天。因此，卡罗琳经常闷闷不乐，受尽折磨。卡罗琳觉得这种生活忍无可忍，但是在她周围几乎每个人却肯定这样的生活是再恰当不过。虽然卡罗琳·赫尔斯通急于反抗女性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受到的压迫，但是她也无计可施，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退缩到沉默的空壳里。当罗伯特·穆尔问她将来打算做什么时，她几乎不能对答：“至于将来干什么，我可吃不准。我想，也许替叔叔管家，直到——”她犹豫了一下。“直到什么？直到他死吗？”“不，这样说实在不好听！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去世，他才五十五岁。我想，直到——总之，直到命运让我得到别的什么职业。”

这就是作为一个完美的，甚至可以堪称为“高尚淑女”的维多利亚女性的回答。由于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以男性统治为中心的社

会，最后丧失了自我，就连最伟大的理想也只剩下替叔叔当管家。

如果说卡罗琳是个善良纯洁、逆来顺受、自怨自艾、性格软弱的姑娘，谢利则性格刚强、敢作敢为、豁达大度、意气风发，具有一副男人行事的风范。小说中，夏洛蒂通过独特的叙述方法颠覆了英国社会传统的女性观，热切而真诚地呼吁所有女性为了自由幸福的生活、平等友好的社会关系，勇敢地反对当时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旧传统、旧习俗以及原始落后的观点。虽然谢利除了是个地主以外，还是个织布商兼工厂主，具有当时男人才有资格拥有的社会地位，但同时她也与卡罗琳一样，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女性。因此，虽然谢利在一些小事上打破了一些社会的和性别的禁忌，但是在重大事件上她还是不得不向传统屈服认输，最终退缩到沉默的、隐形的女性世界。谢利是个矛盾的女性，一方面拥有男人的权力和独立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她仍然是一个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最终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加入被边缘化的女性的行列，成了路易斯夫人，和卡罗琳一起在学校当教师。

本书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约克郡的风光、习俗、人物，在严峻、真切、具体地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写了比较曲折的爱情故事。全书洋溢着英国北方的浓郁地方气息，真切动人，故事最后在大团圆中结束。该书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伟大作品，是喜欢英国文学读者的必读作品，相信国内读者也会喜欢。

——编者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利未人	001
第二章 滚滚车轮	018
第三章 约克先生	036
第四章 再说约克先生	047
第五章 洼地小屋	060
第六章 科里奥拉努斯	078
第七章 副牧师币与下午茶	102
第八章 挪亚与摩西	133
第九章 布赖梅宅第	152
第十章 老处女	179
第十一章 菲尔黑德	199

第十二章	谢利和卡罗琳	219
第十三章	深入商谈公务	243
第十四章	谢利行善求拯救	272
第十五章	邓恩先生的“出埃及记”	286
第十六章	圣灵降临周	301
第十七章	学校盛宴	312
第十八章	奉告文雅的读者略过本章， 下等人物在此登场	329
第十九章	一个夏夜	341
第二十章	明天	359
第二十一章	普莱尔太太	372
第二十二章	两种生活	390
第二十三章	夜间出访	401
第二十四章	死阴的幽谷	423

第二十五章	西风骤起	446
第二十六章	旧练习簿	455
第二十七章	第一位才女	477
第二十八章	菲比	505
第二十九章	路易斯·穆尔	531
第三十章	拉悉奇,忏悔室	542
第三十一章	舅父和外甥女	559
第三十二章	小学生和林中女神	579
第三十三章	马丁的调虎离山计	592
第三十四章	家庭迫害实录——虔诚地坚持执行 教职的奇案	606
第三十五章	事情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	615
第三十六章	写于教室	631
第三十七章	尾声	661

第一章 利未人^①

这些年来，副牧师好像雨后春笋似的在英格兰北部涌现。他们密密麻麻，遍布穷乡僻壤，每个教区无不冒出一个两个，他们年轻有为，充满活力，想必正在四处奔走，广济众生。但是，我这里要讲的不是近几年的情况，而要回到本世纪的初始年代^②。眼下这些年头简直是尘埃滚滚，赤日炎炎，犹如酷热焦躁的夏天中午。让我们避开它吧，在迷迷糊糊的午睡中忘却它，在昏昏沉沉的瞌睡中消磨它，去梦想那丝丝凉意的黎明。

读罢这段开场白，如果你以为即将上演的是一出传奇浪漫戏，亲爱的读者，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想看看多愁善感的角色、诗情画意的场景、虚无缥缈的境界吗？你要尝尝情欲冲动、兴奋刺激、大事渲染的滋味吗？读者，请不要有过高的奢望，我可不打算吊你的胃口。在你面前展现的只是一些真切感人、冷静达观、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星期一早晨工薪族一觉醒来意识到必须马上起床赶紧上班一样普普通通，平淡无奇。当然，我也不是一言以蔽之曰：本书毫无惊人之处。也许在中途和接近尾声的地方你可领略一二。然而，端上餐桌的第一道菜无疑是一个天主教徒——唉，甚至是安立甘公教派教徒^③——在蒙难周的耶稣受难日所吃的东西：一盘只加醋不搁油的冷扁豆，几块未经发酵的面

① 利未人，原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大多担任宗教职务。后来，在公共礼拜上从事次要工作的祭司称为利未人。这里蔑指牧师。

② 指作者所处的十九世纪。

③ 安立甘公教派，强调圣公会中的天主教传统而贬低新教的成分。此派人士注重在贫民和不参加教会的人们中间进行活动，一直是圣公会中一支重要力量。

包,还有苦野菜,绝无烤羊肉的踪影。

开头我说过,这些年来,副牧师好像雨后春笋似的在英格兰北部涌现。但在——一八一、一八一二年间,那滋润万物的甘霖还不曾普降,副牧师如凤毛麟角稀罕得很。当时,既无“牧师补助金”,也没有“增设的副牧师协会”对日见衰老的教区长和任职牧师助一臂之力,向他们提供一笔钱去雇个牛津或剑桥出身的精力旺盛的年轻同行。目前这批年轻的传道士、皮由兹博士^①的门徒以及罗马传道总会^②的奴仆在那个时候都还躺在襁褓中吃奶,或者正在托儿所的洗手盆里受洗以求开化启蒙呢。目睹着他们,你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戴着一顶意大利熨法的双花边网眼帽的小萝卜头,日后竟鬼使神差般地被封为圣保罗、圣彼得或圣约翰的继承人;从那穿着长睡衣的孩子身上,你怎么也不曾预见到,他后来竟披上宽大的白色法衣对教区居民无情地发号施令,还在布道坛上将一件衬衫似的東西当空挥舞,令老派的国教牧师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从前这东西决不可以飘得比读经台还高。^③

但即使在副牧师甚为罕见的年代,干这一行的人还是有迹可寻的,恰如灵芝草虽稀少,依然可以找到。在约克郡西区某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有三位亚伦^④嫡传弟子,他们如花吐艳,蜚声方圆二十英里。亲爱的读者,他们就在眼前,请你走进位于温伯雷城郊的一座整洁的花园住宅,迈进那间小客厅——三位正在吃饭呢。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邓恩先生,温伯雷的副牧师;这位是马隆先生,布

① 皮由兹博士(1800—1882),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神学家、学者,牛津运动领袖。

② 罗马天主教传道总会,由红衣主教组成,负责海外传教。

③ 这段文字是作者讽喻当时的牛津运动(1833—1845)。

④ 亚伦,基督教《圣经》中人物,摩西之兄,犹太教的第一祭司。

赖菲尔德的副牧师；这位是斯威廷先生，南尼利的副牧师。这房子是一位叫约翰·盖尔的小布商的住宅，眼下邓恩先生在此租住。今天他做东，款待两位同行。你我不妨也来凑凑热闹，趁此机会必能大开眼界，饱享耳福。不过，此刻他们正默默地吃着，我们先在旁边聊上几句吧。

这三位有身份的先生正值青春焕发的年岁，浑身洋溢着那种年龄所特有的一股活力——对此青春活力，那些老气横秋的牧师们一心想把它纳入恪守神职的轨道，他们总是希望看到这股活力能倾注在对学校的辛勤督导，对各自教区内老弱病残的频频探望等公益事情上。然而这班风华正茂的利未人颇感这类公干纯属乏味之举，他们宁愿把精力毫不吝惜地耗费在另一种活动形式上。在旁人的眼中，这种活动简直比织布机旁织工的劳作还要繁琐厌人和沉闷单调，却似乎给这几位利未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消遣与乐趣。

我这里是指他们相互之间来来去去的串门：一个家门出，另一个家门进；虽非一长串的社交聚会，却可谓三角模式的轮流拜访；从冬到春，从夏到秋，一年四季永无休止。天寒地冻也好，骄阳似火也好，他们全不在乎；怀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倦倦之忧，他们顶飞雪冒冰雹，风雨无阻；他们踏泥泞踩尘土，来到一处；吃餐饭，喝杯茶，或是夜宵共坐。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谁也说不清楚。并非他们之间情同手足，因为只要他们聚到一块，总免不了唇枪舌剑一番。也不是宗教信仰，信仰这东西他们从来不屑一顾；尽管谈话中偶尔也涉及神学，但从来不提虔诚之类的词儿。更不是贪恋吃喝，因为每位客人各自家里有的是同东道主餐桌上一样可口的大排与布丁，一样香浓的茶，一样新鲜的烤面包。盖尔太太、霍格太太和惠普太太——三位先生的房东——一致断定：“他们这样做不为别的，只是给人家添麻烦。”善良的女房东们这里所说的“人

家”，当然是指她们自己；因为，说真的，只要这种互相串门儿的习惯无休止地坚持下去，女房东们就得天天围着锅台忙个没完。

刚才说过，邓恩先生和两位客人正在吃饭。盖尔太太在旁侍候，但见厨房里灼热火花的余晖依然在她的眼中闪烁。她觉得，近年来房客们偶尔邀朋友到住处吃餐饭而不必另外付钱的特权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行使（这一特权也包括在她那租房合同的条款之中）。可眼下这一周才到礼拜四，客人像走马灯似的：礼拜一是马隆先生——布赖菲尔德的副牧师，来吃早饭，还呆下来吃中饭；礼拜二是马隆先生和南尼利的斯威廷先生，来喝午茶，留下来吃晚饭，占据了那张空床过夜，次日礼拜三早晨又赏光与她共进早餐；今天礼拜四，这两位老兄又来吃中饭，她几乎可以肯定今晚他们会赖着不走的。“这太过分了。”^①要是会讲法语，她非这样说不可。

斯威廷先生一边在盘中切着烤牛肉，一边嘀咕这牛肉太老嚼不动；而邓恩先生又说啤酒走气了。唉！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要是他们能客气一点，盖尔太太辛苦一些倒也不大在意；只要他们吃得满意喝得开心，她个人劳累一点倒也不必计较，可是“这班年轻的牧师眼界很高，挑挑剔剔，什么人都够不上他们的‘尺寸’；他们有点儿瞧不起她，只是因为她没有雇佣人，而像早先她母亲那样屋里屋外一人全包，所以他们老在说约克郡的风俗和约克郡老乡的坏话”。单凭这一点，盖尔太太就不相信他们当中有谁是真正的君子，或者属于名门弟子。“老一辈的教区牧师抵得上整个儿大学里的小伙子；他们懂得怎样待人接物，他们对上上下下都一样友善。”

“再来点面包！”马隆先生嚷道，他的喊话虽短，但那拖长的噪

① 原文为法语。

音让人一听便知他是来自那块长满白花酢浆草和马铃薯的土地^①。三个人当中盖尔太太最讨厌马隆先生，但也有点怕他，因为他个子高大，身强力壮，生就地道爱尔兰人的四肢，正宗爱尔兰民族的脸孔。并非普通爱尔兰人的面孔，也不是丹尼尔·奥康内尔^②那种脸型，而是面部轮廓突出的北美印第安人一类的相貌。这类容貌属于爱尔兰士绅的某一阶层，常常伴有一种呆滞僵硬的高傲自负的神情，在雇佣农民的地主中间尚不多见，在使唤奴隶的庄园主身上却屡见不鲜。马隆的父亲自称为英国绅士，他穷困潦倒，债台高筑，却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其子也跟老子一个模样。

盖尔太太端上了面包。

“切一切，婆娘。”这位客人说。“婆娘”便遵命将面包切开。若能遵从自己的意愿，她真想同时也将这位牧师一劈为二，她那约克郡人的心灵对马隆如此发号施令感到深恶痛绝。

这几位副牧师胃口真好，嘴上虽说牛肉太“老”，吃起来却没完没了，就连“走气啤酒”也按法定容许量灌了个饱，一盘约克布丁和两大碗蔬菜如遭受蝗灾般在他们面前消失。干乳酪也受到特别青睐，一大块“香酥饼”以及其后上桌的甜点转眼间被一扫而光。厨房里盖尔太太的儿子兼继承人——六岁的亚伯拉罕为此而大号哀歌，因为他原指望能享用部分的继承权，当看到母亲捧回的大浅盘竟然空空如也，不禁扯高嗓门，痛不欲生地大哭起来。

与此同时，三位副牧师坐在那里坦然地呷着葡萄酒，这是一种质朴淡雅的佳酿酒，尝起来醇和可口。马隆先生，说真的，倒宁愿喝威士忌，但邓恩先生是英格兰人，威士忌一类的饮料屋里并非常备。

① 指爱尔兰，白花酢浆草是爱尔兰的国花。

② 丹尼尔·奥康内尔(1775—1847)，十九世纪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

他们一边啜饮一边开始喋喋地争论，话题既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哲学或文学——这些话题无论现在还是别的任何时候他们都丝毫不感兴趣——甚至也不是关于神学，既非涉及神学理论，亦从未谈及如何身体力行。他们的话题老是围绕基督教会法式的细端末节而纠缠不休，旁人听来，全是轻薄空洞如气泡的无稽之谈，唯独他们自己争辩不已，津津乐道。马隆先生的二位仁兄对饭后一杯酒颇感心满意足，而马隆本人却已捷足先登，将两杯酒灌下肚，然后渐渐变得兴奋起来。他的酒疯确有独到之处：先是有点无礼，用吓唬人的口吻说些粗鲁话，然后为自己的出众口才而狂笑不止。

两位伙伴换个儿成了他的笑柄。马隆满脑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笑料，每当像今天这样的饮宴作乐之际，他便熟练地和盘托出，只是从不更改戏路。其实，大可不必去更改戏路，因为他从来不曾认为自己乏味单调，也丝毫不在乎他人看法如何。首先，他影射邓恩先生骨瘦如柴；讽刺他那只朝天鼻子；讥笑他那件穿旧了的赭色风衣，因为每逢下雨天或者看起来像要下雨的日子，邓恩先生总是穿上它招摇过市；最后，对邓恩先生偏爱的伦敦方言的词语和发音方式来个评头品足，此为邓恩先生的独特风采，当然值得就这些方言所体现的优雅与完美进行一番评论。

斯威廷先生被取笑是因为身材不高——他长得矮小，跟人高马大、运动员似的马隆相比，简直像个孩子。马隆又挖苦他的音乐才华——他吹笛子、唱圣歌都很动听，犹如下凡的六翼天使（他自己教区里一些年轻女士也这样说）；还讥笑他是“娘儿们的宠物”。就连他母亲和姐妹也难逃唇舌之矢，因为天真的斯威廷先生对家人总有几分依恋之情，而且在这位身为副牧师的爱尔兰佬面前时常傻乎乎地谈起她们，现在经马隆那条不烂之舌的搬弄，好端端的骨肉情谊竟被说得一无是处。

对于如此冷嘲热讽，两位受害者倒也不乏各自的招架之功。邓恩先生故意装聋作哑，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内心恼怒，外表不动声色，这是他赖以支撑原本就有点摇摇晃晃的尊严的唯一法宝。斯威廷先生则以一种轻松、随和的气度淡然处之，好像压根儿不去考虑保持尊严之类的麻烦事。

当马隆的嘲弄话语说得太伤人的时候(果真越说越不像话)，他们两人便联合起来，企图反守为攻，同声问他今天在路走的时候有多少男孩在他背后喊“爱尔兰佬彼得”(马隆的教名是彼得——彼得·奥古斯塔斯·马隆牧师)；要他回答：在爱尔兰当牧师探望教民之际，是否时兴在衣袋里藏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手中拿一根粗橡木棒。还问他“脸纱”、“商形”、“船驼”、“风雹”这些词是何含义(因为马隆先生老是把“面纱”、“商行”、“船舵”、“风暴”这些词念错)；并且采用他俩灵机一动巧妙发挥出来的种种手段进行自卫反击。

这样做自然不能奏效。马隆这个人的脾气全无温厚可言，又沉不住气，所以他马上就怒火中烧，大喊大叫，如雷暴跳，邓恩和斯威廷则在旁哈哈大笑。马隆用凯尔特人的高嗓门声嘶力竭地漫骂他们是撒克逊佬，是势利鬼；他们便奚落他是蛮荒土地上未开化的野人。他威吓着要以自己“祖谷(国)”的名义进行反抗，对英格兰的统治简直恨之入骨；而他们就拿爱尔兰同破破烂烂、流浪讨饭和瘟疫猖蔓相提并论。小小客厅里一片喧嚣，你肯定以为这一阵恶毒对骂之后紧接着便是一场决斗；但令人十分诧异的是，盖尔先生和太太对此吵闹并不惊恐，也不去叫个警察来维护治安。原来，他们对这类表演早已习以为常；他们心里清楚，这几位副牧师在一起吃饭或饮茶都非得唇枪舌剑一番不可，而最后的结局倒是让人相当放心的；盖尔夫妇也很有数，这类牧师间的争吵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从不带来皮肉之苦，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这几个副牧